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二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十三

李德裕

子時附
崔殷

李紳

附吳
汝納

鄭覃

李固言

李石

陳夷行

楊嗣復

李珣

崔郾

崔珙

子洧

李讓夷

崔鉉

從父元式
于抗

杜棕

子儒休

李回

鄭肅

孫仁規

白敏中

盧商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次子少力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以蔭補校

書郎河東張弘靖辟掌書記召拜監察御史穆宗聞父子名顧

遇甚厚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建言舊制姻戚

駙馬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私第

復挾宦人誦禁中語闕託大臣交通中外請宣諭宰相有公事聽至中書罷其私謁帝然之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雅有入相之望以父舊怨僧孺宗閔逢吉共排之因出爲浙西觀察使承王國清亂後府庫傾竭躬自節損率留州財以贍兵雖約必均歷再期賦物儲物毀祠非祀典者千區撤山房藪盜者千四百舍奏禁止王智興率擷民財普加髡剃又禁泗州神木轉相欺誕化南方信巫父母疾不收養風俗一變敬宗立中使踵索貢獻時詔罷未閱月奏比年蝗旱物力未充所存惟留使錢率歲經費尚少軍用徧急今所須脂蓋粧具度用金銀願俾廷議必須上不違令次不損儲人無疲怨前詔後勅咸可遵承不報復奏太宗時涼州貢名鷹李大亮諫止賜詔嘉嘆玄宗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帝

不加罪。今所索立鵝、天馬、盤條、拘豹、文彩、怪虺，惟乘輿當御，乃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弋絳，元帝罷輕織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近宗二祖，遠法漢廷，無徒勞人損德。優詔爲停。復上丹、辰、六箴表言。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念拔自先聖，偏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讖，頗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也。其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薛昔明直，婉躬。帝雖不能用，勅韋處厚作詔厚謝其意。奸徒杜景先詭稱其師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迎之。至浙西，上言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餌其藥者。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甌生皆能作黃金，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不聽。文宗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村堪任相，李宗閔先得之，復出爲鄭

滑節度使踰年徙劔南西川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建籌邊
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
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名習邊事者與之指畫
商訂纖悉情偽必盡知之料擇獐獠與州兵獐耄者廢遣什三
四兼修利器名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率戶取一使
習戰陣緩則農急則兵名曰雄邊子弟其步兵曰南燕保養保
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鶯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
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
倚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萊關徙嵩州治臺登
以奪蠻險舊贍黎嵩州粟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常以盛
夏至苦瘴毒多死至是轉邛雅粟始于十月先夏而至以避其
患於是二邊寔懼南詔請還俘掠吐蕃維州距成都四百里因

山爲固。東北由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阻。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前時常戍兵制鹵。悉怛謀降。後方發兵戍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沮止。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忠誠。被戮沮遠。人向化意。帝深悔之。卽召爲兵部尚書。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止京兆築沙堤。罷江淮大買主堂厨。御史有以事見。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由龍尾道。趨出貴戚無敢至。閤者建言。朝廷辨邪正。二途密所取舍。萬一並進。雖聖賢無由成功。俄代宗閤。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以言李訓鄭注。小人不宜引致。左右帝謂王守澄。李逢吉所托。當容其改過。因言改過乃賢者事。此輩天資愴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反顧愛因。回以累聖德。其過與均。帝初欲授訓。諫職復顧王涯。與別官德裕。搗手止涯。帝適見不憚。由是內外咸怨。復召宗閤輔。

政出德裕興元節度使中謝自陳懇闕復轉兵部尚書宗閔奏
制命已行更徙鎮海軍以代王播會漳王罪廢璠與李漢等共
譖德裕以爲導王不軌帝惑其言召宰相面質路隋言漳王養
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故檄留後奉行實不預謀祇
罷爲太子賓客無何訓注又譖以常上疾時德裕奔問不至在
蜀徵遺欠錢百姓愁怨再貶袁州長史隋亦免相旣而宗閔罪
斥注訓大敗帝悟其誣徙滁州刺史復賓客分司開成初帝語
宰相褒顯宋中錫因言德裕亦中錫比幸不至死指其坐褒前
曰此德裕爭鄭注處起爲浙西觀察使自此凡三任出入十年
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名復相位轉門下侍郎入謝卽疏辨邪
王導委任而後朝廷治請以松柏蒿蘿爲喻惟正人一心事君
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幸以是辨之又引管仲對

齊桓公害竊五事要在知人任使若德宗晚年任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易雖姚宋不能逾至李林甫專任十九年遂及禍敗以是知進賢不可不亟退不肖不可稍緩也又常諫止畋游言人君動法於日夜則非運行限內不納時回鶻喪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陀退渾兵擊之德裕言回鶻嘗有功於國今以窮來歸未輒投擲遠伐之非義不如推食以待其變且諸蕃常態見利則進避難則退會莫足恃請詔牟無聽諸戎計陳夷行謂資盜糧非計不如擊之已而回鶻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峯以略雲朔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進帝益信向者不許用兵爲是復以計問對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所重惟公主得健將出奇奪還彼必敗走因薦石雄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邀擊於殺狐

山敗之迎公主以歸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言攻取安西北
 廷德裕曰不可京師距安西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河西隴
 右往往有兵抵玉門關皆我郡縣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
 蕃道出回鶻假令得地卽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不知何所興
 發何道饋餽臣以爲縱得之無用帝乃止請討劉稹奏澤潞內
 地非河朔比李抱真最有功德宗尚不許繼敬宗怠於政故以
 符節付劉從諫今若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
 臣恃河朔以爲恃齒如令不與則破矣乃命李回持節諭王元
 逵何弘敬皆聽命始中外交章皆曰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
 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猝破同列媿阿趨和獨德裕勸帝
 先定聖策勿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可有功有如不利臣請
 以死塞責帝乃忿語於朝有沮吾軍者斬羣論遂息元逵兵已

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
伐。磁弘敬聞之。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潞。稷尚未下。而橫水戍
兵又叛入太原。逐李石奉禪將楊弁。主留事朝廷。益爲憂懼。議
罷兵。德裕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寧舍稷而誅弁。帝遣中
人馬元寶如太原。偵之。楊弁厚賄而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
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其先一鎧
一戟。盡送行營。渠能列卒十五里耶。應以皆募置者。駁曰。募置
當用財兵。以乏緣。故亂。何由復得元寶。語寔。寔監軍呂義忠聞之。
卽名榆社卒入斬弁。傳首京師。時諸道兵多所遷延。以困國力。
密與賊約。徧鄉下邑。弛備。但得一縣一屯。卽報天子。以爲大功。
乃請自今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洛磁。稷氣卽索。未幾
郭誼持稷首降。帝問何以處對曰。稷豎子。安能反。職誼爲之。今

兵窮感始詭謀。馭竊以邀富貴。不誅後何所懲。帝意亦爾。乃悉誅之。策功拜太尉。唐興重惜此官。拜者祇七人。因辭願守舊秩。帝曰。吾恨無官可酬。不許改封。趙國又陳先臣已封。趙豕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乃改衛國。公帝徐問孔子徒三千。當時稱爲黨信乎。對曰。劉向有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別黨。禹稷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惟共工驩兜則有之。趙盾隨會相繼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公孫弘與汲黯並進。每請間黯先發之。弘雖其後。武帝所言皆聽。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對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又推玄齡之策。彼諸人曾未爲黨。至後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軋。黨禍始起。周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亦各有客三千。務以

譎詐勢利相高孔門三千唯行仁義今譏者欲以比之罔矣且臣未知陛下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耶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若曰誣善蔽忠附下罔上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獵取美官非其類輒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果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值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其邪計從黨人中來且弘質賤臣當過絕之當國凡六年籌度機宜決策制勝他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數上疏乞骸不允宣宗卽位奉回太極殿帝畏之翌日罷爲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判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大中元年仇黨李咸斥發陰事授少保分司再貶湖州司馬又造吳汝納訟徙崖州司戶參軍卒年六十三爲人孤峭壁立不喜聲色飲酒性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書未嘗去所居有精思亭起草

院論議援古爲質。袞可喜。經綸天下。素所自任。際遇武宗。言從計行。王室幾於中興。用兵時。宰相率不休沐。以夜繼日。至德裕從容裁決。恒午漏還第。休沐如常。帝以詔書處報機急。學士不能盡意。悉命親爲之。方議伐劉稷。詔元遠弘敬有曰。勿爲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遠等情得。皆震恐。帝每道其語。切於事。而能伐謀也。遇三鎮奏事。必引使者勉以忠義。指意丁寧。歸各爲其主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因汰僧亡命。趣幽州。卽名張仲武。邸吏戒曰。爲我謝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安在也。仲武懼。以刀授屠庸關吏。僧入者卽殺之。又慮朝廷數討有功。或傷于武。奏云。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損威重。養由基百步穿楊。葉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盡棄。今願以兵爲戒。乃可保其成功。帝嘉納之。父子嘗言省事。

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減冗官，誠治本也。故所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又諫趙歸貞之門車轍嘗滿，帝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沒後十年，懿宗追復官爵，尚書左僕射有文集二十卷，并柳氏舊聞、相臣要略、伐叛志、獻替錄、平泉花木記、最後著窮愁志、自序、遇三異人、非卜祝之流、初掌記北門管涔隱者、曰明年當值少主爲文翰之官、與君有宿緣、果遇穆宗、召入禁院、及爲中丞、閻中隱者叩門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必及若亟、請外、則代公者受患、以後十年必作宰相、是秋出鎮吳門、年三十六、經八稔、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鄆郡道士至、纔升階曰、公孟冬望前當易西南節制、三者皆協、徵驗無差、惟再謫南荒、未有前知之士、于聘蔭授汴宋觀察、判官入爲祠部員外郎、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敕徙郴縣尉、孫延古、乾符

中爲集賢校理擢司動員外郎還居平泉初被斥時中書舍人
崔巖字乾錫登進士制策兩科其人直士不肯巧傳坐貶端州
刺史改邢州說降劉稹黨裴問遷考功郎中又當國時或薦丁
柔立其人貞清可任諫官不果川大中初始爲左拾遺獨愍傷
德裕爲上書直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

開口共城三葉辰斧九移有剛有斷有猷有爲得失相參
禍福改隨惟理與數天亦難辭彼黨此議胡不爾思

李紳字公垂會祖敬立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
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紳六歲母盧氏教以經義形狀眇小精
悍能爲賦詩時號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母喪葬日有
烏銜芝於轎車元和初登進士釋褐國子助教東歸金陵觀察
使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惡錡所爲專恣却謝不受錡怒將殺

之道而獲免銜誅名拜右拾遺穆宗立遷翰林學士與李德裕
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又相善尋轉右補闕長慶元年陞
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二年起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會李逢吉
引牛僧孺同政稹與德裕皆遷獨紳尚在禁垣忌其剛直且性
褊躁莫離內職可將撫而逐之乃拜御史中丞復擇韓愈性剛
者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紳移牒論臺府事體上曰合臺參愈
持故事特免往反詆訐喧論于朝罷爲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
紳以爲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勞紳對之流涕言爲逢吉
所排情實懇闕入朝又自陳訴帝方省悟收授戶部侍郎逢吉
終欲陷之會紳族子虞來省虞本以文學知名隱居華陽詭言
不仕與從伯普進士程普範皆依紳後普拜左拾遺虞寓書求
薦紳惡其二三覆書謂之虞大怨普盡以紳密言告逢吉逢吉

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之計擢虞昔範與劉栖楚皆為拾遺以
伺紳隙俄而穆宗晏駕敬宗初立逢吉快紳失勢慮嗣君復用
之會荊州監軍蘇遇入朝能決陰事眾乃問計遇曰上聽政後
當開延英必有次對官欲拔本塞源先從此始餘不足慮逢吉
亟奏遇為左常侍與王守澄告敬宗曰先朝初定儲貳唯奴備
知時學士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惟逢吉固請立陛下李續之
李虞繼獻章疏今陛下獲登九五皆逢吉之力帝冲年疑其事
逢吉交相合應奏紳在內署時不利於陛下請行貶逐帝不能
自執貶紳端州司馬制行之日百寮中書俱賀逢吉獨右拾遺
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為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正人皆廢
諱無敢言唯學士韋處厚上疏極論逢吉姦邪詎撫紳罪會帝
檢禁中章奏得喪度杜元穎與紳三人請立帝為太子疏始大

咸悟命悉焚逢吉黨與所上謗書紳始得保全寶曆改元移江
州長史再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太和七年德裕作相遷檢校
左散騎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宗閔相復授賓客
分司開成元年鄭覃起爲河南尹六月轉檢校戶部尚書宣武
軍節度使二年夏秋大旱蝗獨不入其境詔書褒美四年就加
檢校兵部尚書武宗卽位加檢校右僕射淮南節度使會昌元
年入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僕射門下
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封趙國公食邑二千方四年風疾求罷
復出爲淮南節度六年卒贈太尉諡文肅紳始以文藝節操進
用受顧禁中朋黨擠之幾及於禍賴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終
然所至務爲威虐有吳汝納者澧州人登進士以德裕時季父
武陵犯罪久之不調因挾怨附宗閔嗣復黨與會昌中爲河南

永寧縣尉同作謗言時弟湘亦尉江都部人訟其賊兼娶百姓
顏悅女爲妻紳令觀察判官魏劄湘罪賊狀明白殺之時議
者謂德裕素憎吳氏因紳織成其罪乃差御史崔元藻覆按元
藻言湘盜用錢糧有狀娶部人女不實按悅嘗爲青州衙推先
娶王氏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戶紳
已卒德裕失權宗閔故黨崔鉉白敏中令狐絢皆當路因是逞
憾以利誘元藻導汝納訟湘素直爲人誣讒至以娶妻資歷結
賊其顏悅實非百姓乃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鍛成李回枉奏
下三司詳鞫結紳仗鉞作落虐殺無辜准神龍詔書削紳生前
三任官誥併逐李回鄭亞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劄就
遣使誣引德裕痛被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

鄭覃宰相珣瑜子初蔭補弘文館校書郎歷拾遺補闕考功員

外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遷諫議大夫疏論罷中官五人爲和
羅使穆宗初與同職崔玄亮崔卽等廷諍陛下新卽位宜側身
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能不敗事金縉乃民膏血可使倡
優無功濫被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
之幸也帝問知諫官謝曰朕有闕下能盡規忠也今於閣中奏
殊不欵欵後有爲我言者當於延英相見朝士交以爲慶鎮人
留王承元命爲宣諭使別以王播至乃開勗大義承元奉詔赴
鎮軍情獲安長慶初轉給事中四年遷御史中丞寶曆初擢京
兆尹文宗立改左散騎常侍充翰林侍講學士每以厚風俗黜
朋比懇懇爲上陳之進工部侍郎建言九經相沿博士淺陋不
能是正乃薦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共職讎較準漢故事
鑲石太學詔從之李宗閔忌其多言因罷侍講遷工部尚書帝

雅意向學重其經術該深稽古守正心頗思之名復職與李德裕厚入相帝嘗以比殷侑宗閔薄之猥曰二人誠通經其議論不足取德裕反之謂其言他人不欲聞陛下切欲聽之不旬日拜爲御史大夫明年轉戶部尚書宗閔復相下除秘書監得罪後又轉刑部尚書俄進右僕射兼判國子監甘露之變宰相乏人名單草詔禁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食邑二千戶雅不善文病進士浮華聞成初建議廢罷文科因帝言而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其始固華好用久則晦不加飾治何由復新草奏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因治平無事人人安逸多不攝職務至慕王夷甫以爲不及當行禁治帝曰誠然卿等輔相振舉法度而已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帝嘗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草奏惟孔

子所刪三百篇可用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夫詩有風雅皆下刺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解詩之章句而不識王者大端故卒歸於亂願陛下勿取帝每言順宗實錄事不詳實豈如司馬遷因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耶覃曰武帝中年大事邊陲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之所述非得謂過李石以覃所陳因欲諫陛下終究盛德帝首肯曰詩有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拜賀曰陛下樂觀書其要義所道正是願寢食毋忘俄以宰相復領祭酒請置五經博士祿比王府官遷太子太師三年旱贊帝釋幣因放官人多用其謀與李讓夷楊嗣復不協因薦裴中孺爲起居郎讓夷以爲赤墀下秉筆千古視效不可徇朋黨覃退而上章求解詔落太子太師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明年罷爲左僕射

武宗初德裕復用欲援引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爲人性敦篤清正退約雖造次未嘗與人褻狎居第仍舊一無增飾內鮮妾媵不婚權貴女孫適崔臯官纔九品術佐以是取重然疾惡太過多所不容人咸憚之

李固言字仲樞祖并父現皆趙人擢進上甲科表江西裴堪劔南王播幕府累官戶部郎中溫造表爲知雜御史進給事中封還將作王堪改太子賓客制書奏東宮調護之地不可用弛慢被罰之人乃改均王傳太和六年遷工部侍郎七年轉尚書左丞德裕出爲華州刺史宗閔復名爲吏部侍郎所擬先收寒素檢捉吏姦九年進御史大夫訓注譖逐宗閔欲攘相位外示公道以固言代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尋加崇文館大學士旋坐以黨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訓遂自代其處訓敗文宗思其黨

正名復相位兼判戶部事進金紫光祿大夫開成二年帝御紫宸言中外上章請加尊號朕思理道猶鬱實愧其請如聞州郡其有無政處固言以邠州王堪衰老隨州鄭襄愔政爲言帝曰堪是貞元時御史鄧覃曰臣因此舉爲刺史鄭襄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此二人因論貞元中仕進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托迹他所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獎用隨其任職與否而陞黜之上曰宰相用人莫計親疎若已非相才自宜引退誠如此言無何以本官出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授檢校左僕射在蜀完雄武備置驛軍千人銳士三千會昌初入朝歷兵戶二部尚書右僕射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宣宗卽位改檢校司徒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在位不多建明口素吃接賓客頗審綴每議論人主前

乃更詳辯

李石字中玉襄邑王神符五世孫祖堅父鵬盛唐令石登元和進士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吏治精明每征伐必留主後務事無不辦太和中爲鄭滑行軍司馬入奏占對華敏文宗興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出爲令狐楚河東節度副使入遷給事中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朝中朋黨欲懲刈之自李宗閔後舊臣皆疑不用取後進孤立者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度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屈時李訓已誅宦寺氣盛往往藉口凌轢大臣石徐折曰禍端固然不知其始誰進用之仇士良等慝縮氣奪指紳差賴以彊他日帝御紫宸宰相及陛喟然而嘆石問陛下何嘆帝曰朕卽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身億兆之上

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無嘆石曰陛下罪已固然臣尚謂責治太早蓋人之氣志雖賢聖猶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鼎盛起非民間而能知人情偽今且自視何如卽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自今更怕十年陛下盛德日新則向之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未爲晚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卽氣拂吾膺豈行之可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節用度去冗食薄最不得措其奸此太平之術也帝曰不然今風俗奢靡張元昌爲左街副使唾盞乃至用金禁中舊有玄宗貴妃所衣金烏錦袍今聞富家往往有之石曰誠如聖諭昔毛玠爲魏尚書有清德人咸不敢鮮衣美食今立法自陛下始可也上曰善

是歲苦寒。民情尤不安。帝以問石。對曰：刑殺太甚，故致陰沴。比鄭注所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帝乃下詔慰安之。中書吏卒多亡率於江西、湖南，索募雇直。石言：宰相與上一體，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助。有如挾姦自欺，植黨害正，雖加防護，鬼得以誅。請直以金吾爲衛，悉罷名募。帝又嘗顧鄧暉，試論朕猶漢何主。暉對以文宣主，帝不致望。石進曰：臣觀陛下之問，與暉之對，皆非至當。夫顏回匹夫，自比於舜；陛下盛德大業，當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所擬非其類耶！今惟彊敏厥志，不以近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聞令，操自邊名，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外兵至京，師懼走。百官奔避，同列亦隨欲出。惟石以人所具贖，不可忽略。此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若變出不虞，逃將焉往。沛然如平時，日入乃止。人謂若非石之鎮靜。

幾至於亂。俄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常勸帝。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開時多也。何不秉燭游。勤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若德宗多猜忌。奏請輒罷。東省閉闔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橫。藩競引士之喜利者。用爲謀主。自元和須才日廣。陛下惟賢是咨。士今皆在朝廷。彼豈守甲兵如故而低。嗟。願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首重則尾輕。其爲我博選士。朕且用之。時咸陽令韓遼奏。請當咸陽右十八里左。值永豐倉。治興成渠。若成。通秦漢。故漕直抵潼關。三百里。可無車輓。秦中永利。固言恐役非其時。帝曰。若無陰陽拘畏。苟利於人。朕奚慮哉。所用韓益。判度支。以賊敗。自劾。臣本因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懲。此道至公。從前惟恐用人有過。自爲

壅蔽此其私也石自起爲相權不在上賴以身徇國不恤近侍
振起權綱欲強王室收威柄士良等疾之如讐遣盜加害入朝
至親仁里被射傷馬逸得脫上聞駭愕遣使慰撫賜良藥命禁
卒三十人衛從臥家辭位授兵部尚書荆南節度使去之日人
咸憤恨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封隴西郡伯食邑七百
戶王師伐潞起橫水戍兵以助會昌賜賚比舊纔半士怨之
又歲除行迫別將楊弁激衆爲亂還兵逐石罷爲太子少傅分
司東都俄轉留守檢校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二贈右僕射

陳夷行字周道系出江左祖忠父邑世客潁川夷行登進士累
辟藩府授侍御史寶曆末改虞部員外郎分司東都太和三年
入爲起居郎史館修撰以修憲宗實錄勞改司封員外再歲擢
吏部郎中爲翰林學士兼太子侍讀五日一謁講說經書上名

對面賜緋衣牙笏遷諫議大夫知制誥拜工部侍郎開成二年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素性介特與鄭覃善而楊嗣復李珣同
列不合每議論帝前往往語相侵短嗣復擬王彥威鎮忠武史
孝章鎮邢寧帝問所除當否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
持太阿倒授以柄若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以爲用人必出
上意若盡當固善小有不稱安得嘿然古之大臣任則不疑齊
桓公尚器管仲於讐囚豈有倒持慮耶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
夷行引疾求去上仍遣中使慰勞起之無何右拾遺竇洵直當
衙論奏仙韶樂工尉遲璋不宜授王府宰鄭覃嗣復嫌以細故
謂洵直近名夷行曰雖然諫官須論宰相得失然亦不可置而
不用帝卽徙璋光州長史賜洵直以百緡進夷行門下侍郎與
覃合力攻二相別黨專權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嘉對曰當時姚
弘簡錄

宗亡而宋璟罷所久任惟李林甫遂至於亂陛下今亦宜戒以
權屬人使久專國柄嗣復以爲昔太宗任房玄齡乃十六年任
魏徵亦十五年何嘗失道患在人主不用忠良若用忠良久當
益治其言各有所謂帝以夷行太過會帝用郭萇爲坊州刺史
右拾遺宋劄言其不可萇果賊賊帝欲賞劄夷行又曰諫官論
事是其職業若一言而善輒進以官恐後不免有私上銜之恩
禮遂衰罷爲吏部尚書尋出爲華州刺史武宗卽位名爲御史
大夫俄復相位與崔瑛同進左僕射先是僕射始視事受四品
官拜左右丞吏部侍郎及中丞咸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因無
著令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奏云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皆
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
前日鄭餘慶著議竇易直或又忘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遠請於

時且開元初僕射爲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僕射乃可愛之於是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爲定令俄以足疾乞骸罷爲太子太保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卒贈司徒弟玄錫夷實皆登進士玄錫制舉登科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母卽韓滉女滉許生子必爲宰相及見嗣復撫其首許以楊門之慶名位過於其父因字曰慶門八歲能屬文二十進士宏詞二科武元衡表署劔南幕府入爲右拾遺直史館深於禮學改太常博士元和中歷禮刑二部員外兵庫二部郎中長慶元年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與牛僧孺李宗閔權德輿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與之同薦以大用未欲越父權知禮部侍郎凡二朞拔貢士六十八人多至達官文宗立拜戶部侍郎父憂免喪起爲尚書左丞太和七年出爲劔南東

川節度使九年改成都尹開成二年入爲戶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縣伯食邑七百戶與李珣同拜言論相合帝以幣輕錢重問何法去其太甚對以累朝制置未得其當若欲變法未易而且禁銅珎曰禁銅之令行之未嚴今江淮已南銅器成肆銷錢一緡可爲數器縱加鑪鑄錢何以得充又言陸洿上疏論兵雖不中時事意亦可獎屏居蘇州累年宜與一官珎趣和曰時務趨競者多若能獎洿可以示勸然與鄭覃不善紫宸奏事遽自陛下須防朋黨嗣復再拜乞罷帝不悅惡覃言彊但慰安之他日又問符讖之語果信乎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讖書決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其說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矯意以止亂非所重也珎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神符命理平之代只合推諸人事上

以其言爲然。又問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爲自鬪之計，故不吝高爵。若夫用人之道，歷試方見其能否。或當艱難，必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至四年五月，復與覃論治不合，上表請罷。帝方委以政，乃罷覃與夷行，加嗣復門下侍郎。語之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嗣復建言宜省使府官屬。帝恐人才稽滯，對曰：「才者自異，正欲汰去。批澤普華自露耳。」明年，帝崩，武宗之立，非出宰相意，甚薄之，不加禮。罷爲吏部尚書。湖南觀察使會誅樞密薛季稜，劉弘逸中人言其黨附。嗣復與珪不利，陛下帝性剛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江西殺二臣。李德裕、崔珙、詣延英，極言本朝以來大臣非惡逆顯著，未有誅戮者。願陛下更思其宜。帝意未解，語曰：「朕繼緒之際，宰相何若比數。」珪與季稜扶冊陳王，猶是文宗

遺旨嗣復弘逸只希楊妃意志在樹立安王嗣復與妃書姑姑何不教則天臨朝琪等曰此事曖昧真虛難辨帝曰楊妃曾臥疾文宗令妃弟玄思入侍月餘此時通尊意旨朕細問內人情狀皎然我不欲宣示於外向使安王得志我豈有今日耶言畢慙然德裕等久伏不起始改容曰爲卿等恕之因迫避中使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徵拜吏部尚書至岳州病卒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諡孝穆

李珣字待價趙郡人客居淮陰父仲朝早卒珣幼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見其口角珠廷許以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烏重胤表爲河陽幕府復中拔萃科調渭南尉擢右拾遺穆宗詔追郊寧李光顏徐州李愬等期以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珣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約同諫曰王者

舉動爲天下法不可不慎以今元朔未改陵土新復同軌之會
適去遠葬之使未遐過密弛禁本爲下人鐘鼓合饗不施禁內
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秋屯邊以疆事名之詢訪謀猷可也豈
以酒食之飲爲厚耶帝雖未從厚加勞造又諫宮中造百尺樓
大興土木鹽鐵使王播增茶稅以佐其用言三不可其一方天
下無事無故厚斂以傷國體二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
之售必高價其敝先及貧下三山澤之產無定數以售多爲利
若價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帝不納出爲下邳令牛僧孺辟掌
武昌書記還爲殿中侍御史韋處厚稱爲清廟之器非掣搏才
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改司勳員外知制誥爲翰林學士遷
戶部侍郎文宗語以朕疾愈乃鄭注力可一見之竟不往以申
辨李宗閔罪貶江州刺史久之陞河南尹入爲戶部侍郎開成

中楊嗣復引同輔政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三人相善而鄭覃陳夷行各爲一黨帝嘗謂白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臻治理然視今日承平亦可希之千古珽對以治國者如治身當及康寧時調適以自助若特安而暴忽則疾易生天下亦當於無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禍亂至哉帝以杜棕領度支有勞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夷行對曰願陛下白斷珽曰祖宗任宰相曰平章事正欲相須以致太平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獨不見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帝頗向納曰寶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取一此言殊可鄙珽曰易直宜勸陛下擇宰相不當勸陛下疑宰相帝曰然俄進封贊皇縣男食邑三百戶帝崩中人議所當立珽曰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已而武宗卽位人皆爲危之珽曰臣下知奉天

子所言安與禁中事及帝新政珏數稱道無逸篇以勸請却游
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
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澤不能前罷爲太常卿
俄因前議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內徙郴舒二州
山賓客分司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遺百餘萬去鎮之日府
庫十倍於初召還爲吏部尚書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復檢
校右僕射鎮淮南江淮旱發廩賑民軍有羨儲半價糶之又奏
罷稅酒直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諡曰貞穆生平儉慎寡欲不納
餽餉早喪妻不置妾侍臨終不及家事淮南人德之叩闕願立
碑刻其遺愛

開日開成之治記注最詳始終一字毋黨未亡所以聖君
天德主剛初三暮四難以評量

崔邠家世孝義邠登進士補渭南尉遷監察御史累刑部考功
二郎中太和三年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歷禮兵工三部侍
郎集賢殿學士判吏部東銓文宗勤於政道苦選曹訛弊問宰
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撫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令錄
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上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能甄
別因召三銓論曰卿等比選令錄如何注擬邠對曰資敘相當
問其爲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
對曰與邇遠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邇民則疾苦何知凡朝廷
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尋拜吏部侍郎開成
二年出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觀察使四年入爲太常
卿七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
大夫與李德裕厚善在位累年罷爲劔南西川節度宣宗初檢

校右僕射節度淮南卒于軍

崔珙瑄之弟爲人素有威重精于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入爲太府卿太和七年拜嶺南節度使入對廷英文宗訪治撫後先奏對精爽咨賞良久帝思王智興後徐州軍驕繼高瑀未能制欲得材望威烈者檢革其弊見珙意氣慷慨又常在泗得衆心卽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使居二歲徐人戢畏開成初入爲右金吾大將軍俄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澆水以溉民田因捕擊宰相李石盜不獲聲望少衰會昌初李德裕薦爲戶部侍郎兼刑部尚書二年進左僕射封安平郡公會有兄喪以崔鉉領使素與有怨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坐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宣宗赦還移商州刺史起爲鳳翔節度使兼

御史大夫鉉復執政珙懼以疾求退時西蕃方歸故地朝廷議所以綏接之坐避事不力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卒于官子洵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初到未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名傳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祖悅父應規讓夷登元和進士辟李絳鎮國府判官杜元穎西川幕府素爲大臣知重太和初入朝宋中錫薦爲右拾遺轉左補闕遷職方員外左司郎中召拜翰林學士九年進諫議大夫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讓病免文宗語宰相昔褚遂良以諫議兼職今在任幾何人李石以讓夷對帝許之鄭覃又言記注所書將以爲後世法餘各有所黨如讓夷臣不敢有議乃用爲起居舍人明年進中書舍人李珣楊嗣復深以覃言爲忌故終文宗世讓夷不遷武宗初李德裕驟加拔擢

歷工戶二部侍郎轉尚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潞州不加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爲山陵使未復工拜淮南節度使以疾告還卒于道贈司徒生平操守廉介不妄交遊位雖顯劇以儉約自將爲世咨美

崔鉉字台頽父元略官侍從別傳從父元式始署帥府僚佐累官湖南觀察使會昌中澤潞川兵選檢校左散騎常侍河中尹義成軍節度使轉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宣宗初入爲刑部尚書判度支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進兼戶部尚書以疾罷卒贈司空諡曰莊鉉登進士李石辟爲荆南賓佐又辟西蜀掌書記會昌初入爲左拾遺選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歷戶部侍郎中書舍人學士承旨切諫武宗蹴鞠角抵帝褒納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石猶在江陵澤潞平

兼戶部尚書與李德裕不叶罷爲陝西觀察使宣宗初轉檢校兵部尚書河中節度使名爲御史大夫復輔政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食邑二千戶所善鄭魯楊紹復段瑛薛蒙頗參朝議時人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過魯紹瑛蒙帝聞之筆記屏間他日以語懼懼謝罪魯時爲刑部侍郎鉉欲引與共政帝不許用爲河南尹久之出鉉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之宣州軍亂遂觀察使鄭薰命出兵討擊旣平加檢校司空居揚九年條教無改民以順賴咸迺徙山南東道并荆南二鎮封魏國公龐助叛募兵屯江湘邀其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無何以病卒于官四子沆汀潭沂沆字內融登進士至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坐鞏保衡逐于琮貶循州司戶僖宗立名爲永州刺史復拜舍人進禮吏二部侍郎

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豆盧瑑同拜斯
且宣麻霧塞廷中百僚就班修慶大風雨雹時謂不祥俄改中
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建議王景崇兼中書令讓其兄景儒求易
定節度使謂魏博盧龍且相援引不可又論黃巢勢盛當悉力
裁遏以盧攜專政多為沮抑賊陷京與瑑同匡張直方第題書
沂後官亦降瑑見五代史

杜棕字永裕宰相佐孫蔭遷太子司議郎殿中少監尚主改駙
馬都尉太和六年由澧州刺史召為京兆尹遷檢校刑部尚書
歷鳳翔忠武兩軍節度使開成初入更工戶二部尚書俱判度
支會昌初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進禁中
請棕回選辭以吾不奉詔而預恐獲罪監軍怒表于朝帝謂棕
有大臣體乃罷所進妓而有意倚棕為相踰年召拜檢校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罷政歷劔南東西兩川節度使因人情所歸不以兵力收復維州復鎮淮南方旱流民流漕渠遺米取陂澤芟蒲自給
稨更表以爲祥呼爲聖米獄囚積數百千而荒酒宴適甘食竊位乃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爲留守復節度劔南西川入判度支再居相位懿宗之立本左軍中尉王宗實等謀宰相皆不預久之遣樞密使楊公慶詣中書獨拊稨同列不敢進
令劾大臣名不在監國奏者以反法處之稨謂公慶曰上新歲祚萬機未熟全資內外裨補以仁恩爲先威刑爲後若一旦輒以愛憎殺大臣公等豈不自愛公慶色沮復封疏以授述其言
白帝帝怒解同列由此始安未幾開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歷鳳翔荆南二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

討蠻兵敗來奔棕囚之詔下處斬棕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生平厚白奉養未嘗薦進幽隱或時議論偶合然才不周用號爲禿角岸佑之素風衰焉二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瑞州司馬 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鉞率兵破徐約於蘇州以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家害焉

李回字昭慶本名躡字昭回新興王德良六世孫父如仙回擢進士賢良二科辟義成淮南幕府遷監察御史入朝爲左補闕進起居郎李德裕雅知爲人彊幹有吏才遇事通敏所蒞無不辦繇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歷吏部判南曹又轉刑部知臺雜賜緋罔成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賜金紫會昌中

爲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使持節諭河北三鎮列聖許以壤地
傅子孫今劉楨父子無功悖誼其事不同且魏鎮兩藩與邢洺
磁三州比境用軍且使王師不欲輕出山東令收取三州以報
天子何弘敬王元逵皆聽命又幽州張仲武與太原劉沔攻回
鶻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乃移沔鎮滑臺命仲武領太
原軍攻潞回復爲柝戰使至蒲東王宰石維縶鞮迎謁回顧左
右責毀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坐罪未及期二日
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尚書省俄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門下
侍郎歷吏戶二部尚書爲武宗山陵使畢出爲劔南西川節度
使坐不糾吳湘獄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猶
爲責薄再貶贛州刺史徙撫州長史令狐紉等罷復入爲兵部
尚書卒贈司徒諡文懿

鄧肅字又敬榮陽人祖烈父閔以儒世家肅苦心極力能爲古文復長經學及左傳三禮儀注擢進士拔萃二科補興平尉歷佐使府太和初入朝爲尚書郎轉太常少卿博士已下成就決疑義據經條答由是知名時魯王永有寵文宗擇名儒爲其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史立爲太子加給事中改刑部侍郎尚書右丞權判吏部西銓開成初出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二年九月召拜吏部侍郎以嘗侍東宮言論典正復兼太子賓客受之以經旣而楊妃有寵上不悅欲廢太子肅因召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子之義上雖改容嘉美而不能用出爲河中尹檢校禮部尚書兼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會昌初武宗思太子無罪盡誅黨與稱肅忠正有大臣之節名拜太常卿累遷戶兵二部尚書五年進同平章事歷中書門下二侍郎監修

國史兼尚書右僕射宣宗卽位坐與李德裕善罷爲河中節度使以疾辭拜太子太保卒贈司空諡文簡子洎咸通中累官尚書郎至刺史孫仁規有俊才文翰高逸累遷拾遺補闕歷湖州刺史以尚書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卒仁表擢第辟杜審權趙臨華州河中二掌書記入爲起居郎自矜門地人物文章具美恃才傲物嘗謂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唯鄙劉鄩少時爲文爲貶南荒而死

白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祖弟祖鑄終揚州錄事參軍父季康溧陽令敏中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登進士佐義成李聽府一見許其遠到歷河東鄆滑邠寧三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太和七年內艱退居下邳會昌初遷右拾遺由殿中侍御史爲符離邠寧副使以能政聞中丞高元裕薦爲侍御史轉左司員外郎武宗

雅聞居易名欲名用之時方廢李德裕薦為敏中文詞類其兄
且有器識卽口名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進承旨遷中書舍人
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館大學士俄
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時居四相之首遇德裕貶雷同毀譽
無一言伸理物論罪之未幾加右僕射封太原郡公食邑二千
戶大中五年崔鉉輔政欲專任忠敏中居右言党項數寇邊宜
得大臣鎮撫乃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帝御
安福門樓以餞頒璽書諭慰賜通天帶衛以神策兵開府辟士
禮如裴度且授以鄧嶺謗書一兩嶺以不為駙馬衛之次寧州
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卽說諭其衆皆願棄兵為農乃自南山並
河按屯壁回繞千里又規蕭關通靈威路使為耕戰具宣宗初
覽捷書語宰相云我知敏中必殄凶醜凱還踰年除檢校司徒

再鎮劔南西川在蜀五年增騾軍完劍關壁有勞加兼太子太師徙荆南懿宗立名拜司徒轉門下侍郎復知政事數月病足不任朝謁乞罷右補闕王譚願聽其請帝怒不許斥譚知陽翟復加中書令遣中使勞問俾對別殿毋拜咸通二年南蠻擾邊固求免出爲鳳翔節度使以太傅致仕卒贈太尉博士曹鄴議其進由恩澤退不能堅且送諫臣宜舉證法怙威肆行諡之曰醜

盧商字爲臣范陽人祖昂澧州刺史父廣河南縣尉商少孤貧力學擢進士又中拔萃授校書郎辟范傳式宣歙從事王播段文昌相繼鎮蜀皆署記室入朝爲工禮二部員外郎河南縣令歷工部度支司封三郎中太和九年改京兆少尹擢大理卿開成初出爲蘇州刺史賜金紫郡苦鹽法太煩姦吏侵漁商至籍

見戶量所要自售無定額蘇人便之歲課增倍績上遷澗州刺史浙西團練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轉京兆尹改戶部侍郎判度支兼澤潞供軍使劉稹平以軍用無闕加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宣宗卽位入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封范陽郡公出爲鄂岳觀察使歷工兵戶三部尚書以疾卒年七十一子知遠知微知宗僧朗薨

弘簡錄卷二十五

宰輔 唐二之十四

盧鈞 補方冊 韋琮

馬植

周墀

崔龜從

令狐絢 子滿 裴休

鄭朗

崔慎由

蕭鄴

劉瓌 夏侯孜

蔣伸

杜審權

畢誠

楊收 子至是發段弟嚴從于涉

曹確 弟行

路綬 父羣

徐商

劉瞻 弟助 韋保衡

父愨弟保又

王鐸 弟錄

劉鄴 父三復

趙隱 祖值父存約兄際子光逢光胤

蕭倣 子原

裴坦 從子

崔彥昭

盧攜 李蔚

王徽

盧鈞字子和祖吳父繼系出范陽徙藍田鈞登進士又中拔萃

補祕書正字李絳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裴度表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以爭宋申錫獄知名進吏部郎中出爲常州刺史召拜給事中小節令反覆省審駁奏無私開成中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使所經驛馬疲耗爲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舉無乏事擢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專以清靜爲治禁蕃獠勿與華人結姻及占田營宅闔部肅壹商舶一不取時稱廉潔其衣冠流放不能自還者助以俸資有疾若喪給醫殯殮孤女稚兒爲立夫家又除采金稅人服其德不愆而化任滿爲立生祠刻石頌德會昌中節度山南東道漢水暴害民田築隄以障會伐劉稹移鎮貽義軍進檢校兵部尚書鈞及石雄兵已入稹將自惟信率餘衆保潞城未下鈞次高平惟信獻款與約而遣之雄欲盡夷潞兵鈞不聽送之闕下餘衆悉原俄遣戍卒五千往代北

以顧家屬不願去勞之以酒乘醉攻城大將李文矩撫勞方定
名鈞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宣宗卽位遷吏部尚書移鎮宣
武會劉約暴死人情晏然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郡公
復轉河東党項羌叛使判官盧簡方督兵乘邊自神山至鹿泉
縣三百里旁河相險集樹塚郭扈遏其衝賊不得入山嶺表至
楚五換節鉞大中九年徵還謂當輔政乃爲左僕射矢志快望
數移病不視事令狐綯媚忌罷守太子太師時年八十遇元日
大饗令元殿元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俄充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復檢校司徒爲東都留守
懿宗初致仕薨年八十七贈太傅諡曰元生平善與人交始若
澹薄久乃益固歷官將相政績多根仁恕出於至誠服玩不爲
鮮明既沒家無贏財簡方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

大開屯田練兵習鬪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韋琮字禮玉家世顯宦登進士辟諸藩府稍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坐訊獄不實改太常博士擢知制誥累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至承旨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在位無功罷為太子賓客分司卒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勛子擢進士制策二科補校書郎由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為安南都護精於吏事清靖不煩以文雅飾其政。葵情便安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約束納租賦奏陞武陸縣為陸州揀酋領為刺史所廢珠池復生以最聞擢檢校左散騎常侍黔中觀察使會昌中還朝歷光祿大理二卿自以譽望在時之右為李德裕所忌內懷

怨望宣宗嗣位白敏中不次拔用加金紫光祿大夫歷到戶二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與三院御史相遇不避道朝長馮緘辱其脇從植奏問元中張說言學士大學士凡在館者以德行相先飲酒同舉體貌相同今緘擅行斥辱請黜以勵其餘中丞令狐綯援故事爭之宣宗不問自是著令三館不避行臺樞所起也俄坐與左軍中尉馬元贇善約通昭穆帝所賜通天犀帶轉遺于植帝因便殿名對識之以問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旣行捕訊吏得其往來交私之狀貶常州刺史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歷忠武宣武二軍節度使卒

周暉字德升汝南人祖頴父霈早卒暉少孤事母盡孝及第辟湖南團練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子史學屬辭高

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閔歲名還不汙黨
議遷起居舍人最爲帝所欽屬凡與宰相議事紫宸已畢必名
各質所疑尋改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爲翰林學士武宗卽位以
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
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轉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
宿將暴替不循令者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名判度
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中書侍郎故相李德裕重定元和
實錄竄寄他事以廣艾功堦言人君尚不改史德裕何人遽削
新書又言河東王宰重賂權幸求平章事改領宣武天下大鎮
如并汴者纔幾若宰之求何可厭足宣宗納之及駙馬韋讓求
爲京兆亦不與由是妄進者少襄時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
歸帝名堦議所對不合由是忤旨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俄加

檢校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世謂舉以直言相亦以直言
免人士多之

崔龜從字玄告清河人祖璜父誠皆爲卑官龜從元和中擢進
士賢良書判三科授右拾遺大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長於禮學
復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嘗議文宗饗敬宗祀板宜去孝弟二
字審詳禮經其義本主子孫理難施於兄弟在祖禰則宜稱考
於伯仲止可稱名故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非子則不稱孝仍
親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爲宜又議九宮貴神舊爲大祠禮
同郊祀臣詳其義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始立祠壇事出
一時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
猶在中禱豈容九宮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管百官尊卑乖儀
莫甚於此詔乃降爲中祠又議大臣薨逝廢朝所貴及哀尤宜

示信頃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乃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
本情請引貞觀中任瓌卒有司輟對仗聞奏岑文本既歿其夕
爲罷警嚴張公謹亡哭之不避辰晷是知君臣閔悼意重不宜
過時自今縱有機務急速須旨宰臣便殿議論不臨正朝其有
文武未經三品親重之官及任散列者不在輟朝之限從之累
轉考功員外司勳郎中史館修撰知制誥拜中書舍人開成初
出爲華州刺史三年入爲戶部侍郎判部事四年權判吏部尚
書銓事大中四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五年七月
擢成續柳芳唐曆三十二卷上之六年罷相檢校吏部尚書江
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累歷方鎮卒

令狐綯字子直登太和進士授校書郎開成初爲左拾遺父喪
服闋改左補闕史館修撰歷庫與戶部員外郎右司郎中出爲

湖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語宰相白敏中憲宗喪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頤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是誰敏中以楚對又問有子否因薦紉曰宰相器也卽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踰年入翰林爲學士嘗夜直帝名與論人問疾苦出金鏡書令爲舉其要紉撓數語以對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去賢才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稱善曰朕讀此三復乃已紉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俄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尋拜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夜對禁中撤金蓮炬送還院未幾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輔政十年坐子滿怙姻鄭顥并父勢通賓客招權利人號白衣宰相懿宗嗣位彈劾者衆乃罷爲吏部尚書左僕射歷檢校司空司徒河中宣武淮南三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南平蠻運有勞

封涼國公食邑共三千戶。素性緩懦。龐勛至浙西沿江剽舟而
上。裨將李湘說曰。徐兵此來。雖未奉詔討伐。我得專制其亂。今
其衆尚未及二千。廣張旗幟。示侈於人。其實畏我。高郵厓峭水
狹。若以荻艸火其前。勁兵乘其後。一舉可覆。倘使得絕淮泗合
徐之不通。禍亂滋矣。紂不能用。助果據徐州。分兵剽掠。衆至六
七萬。淮南民多爲所食。詔紂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
杜愔堅守。紂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助謾辭謝曰。數蒙寬宥。所以
未卽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圖去之。以身聽命。紂喜。卽請假助。
節鉞救湘曰。賊已降。第謹守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
助衆歡言。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郭厚本。
責以喪師之罪。罷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又除鳳翔節
度使。徙封趙國公。卒年七十八。贈太尉。漉與渢俱登進士。

瀉除長安尉山集賢校理遷右拾遺史館修撰詔下左拾遺劉
蛻起居郎張雲交疏其惡言瀉受李球之賄使父奏爲安南都
護首亂南方至今兵戈不息又大中時約引諫議大夫豆盧籍
刑部侍郎李鄴爲夔王等伴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
不及於陛下改瀉詹事府司直還潭阨不振而死渙位至中書
舍人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祖宣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
賊粟餘誘山越爲亂攻陷州縣肅引州兵破擒之上平戎記德
宗嘉美三子侍休休皆登進士休復舉賢良異等童時偕隱家
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守復堅正有債鹿者兄弟共薦
休獨不食歷諸府辟署至監察御史更任中外大中時以兵部
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著漕運新法十條奏行之自太和後

劉晏之法盡廢。歲漕江淮米至涓倉不過四十萬斛。舟楫偵敗。吏乘為姦。休分遣官詢按其弊。命所在令長兼董漕事。褒能。譴怠。由江抵涓。歲計雇直二十八萬緡。悉歸諸漕。敕巡院不得侵牟。居三年。歲漕至百二十萬斛。更無留舉。時方鎮設邸。闔居茶取直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路荷掇。休立稅茶十二法。許收邸直。毋擅賦於商人。以為便。又收山澤寶貨。悉歸鹽鐵。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奏言。時政記者非一。悉詳所厚善。略所憎忌。且事有本末。史莫得詳。請自今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館。詔可。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秉政凡五歲。罷為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淮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為人寬惠。醞藉。進止雍閑。不為噉察。細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逾媚。有體法。宣宗稱。

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恆習歌頌爲樂與紇干尚書善講求其說演繹附著至數萬言當世共嘲薄之

鄭昉字有融宰相覃次子登進士甲科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爲起居郎時文宗恭勤節儉與宰相議革太和末年奢僭之弊長裾大袖威晚犯法豪家用金唾壺士庶衣頗踰制玄宗與貴妃所御錦袍于今不復貴重宰相稱嘆以爲盛德方退適見昉執筆螭頭下謂日向所論事卿記錄否欲取觀之對曰臣已記之然臣今日所錄他日名爲正史伏準故事天子不可取觀以其間多不隱善諱惡設有飾非護失之主則史官無以自免且後不敢直筆帝嘉其善守職且曰朕意亦無他恐平日言或有差治或不協爲將來羞庶得一見聊以自改懇懇未已昉遂上之未幾轉考功郎中遷諫議大夫充翰林侍

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歷鄂岳浙西兩
觀察義武宣武兩軍節度徵拜工部尚書判度支遷御史大夫
大中七年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內園使李敬實見朗不
避道命配南牙十年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監
修國史以疾自陳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踰年卒贈司空
崔慎由字敬止父從別有傳慎由太和初登進士賢良二科聰
敏強記氣宇端厚有父風采辟鄭滑高銖判官大中初入爲右
拾遺尚書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名充翰林學士由刑部
侍郎歷湖南浙西兩觀察使入遷戶部侍郎判部事轉工部尚
書十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
史上柱國加大中大夫兼禮部尚書與蕭鄴情不相洽罷鄴學
士宣宗國嗣未立以餌長年藥病渴躁欲赦天下以資福勸以

立太子則赦爲有名帝惡其言鄴乘機毀罷以本官兼御史大夫劔南東川節度使咸通初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加檢校司空河中尹晉絳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移疾請老拜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子胤弟安潛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登進士累遷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名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判本司轉兵部侍郎判度支十一年七月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十二年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右僕射懿宗初罷爲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左僕射旌劔南西川南詔內寇不能制下遷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戶吏二部尚書真拜右僕射還節度河東卒在官無足稱道

劉瑑字子全宰相仁軌五世孫祖璠父瑄瑑第進士陳夷行表

爲鎮國軍判官入爲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愾大中初
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闕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下捉筆立
成辭皆允切機會帝素器遇會伐党項詔爲行營宣慰使遷刑
部侍郎精於法律選大中以前迄於武德三百四十四年敕令
可通行者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行之參
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奏聞頒行法家推之俄出爲河南尹
轉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將士雜進倡舞以非軍中所尚選
取壯士千人披鎧擁矛因習擊刺與吏士臨觀以爲樂故時城
中呵止夜行下令聽民自便四境又安徙河東節度十二年名
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一日請開帝視案上曆語瑑擇一令曰跪
奏某臣最長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卽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仍領度支與崔慎由議政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瑑質曰昔王

夷甫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陛下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乃職而謂先流品臣未知所以致治也慎山不能對居位終半歲進爲工部尚書以病拜于臥內猶手疏政事卒年六十三贈左僕射生平以名節自將凡論事不私趨向惟當乃止尤能正色立朝雖貴近與同列未嘗一假借之

夏侯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父審封敎登寶曆進士累辟諸侯府遷婺絳二郡刺史入爲諫議大夫轉給事中十年轉刑部侍郎明年兼御史中丞遷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未幾授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判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懿宗卽位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使咸通三年加左僕射門下侍郎封譙郡公食邑二千戶與路巖楊收同輔政八年罷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名還復知政事進司空

主貞陵工役坐隄壞山爲檢校司徒河中晉絳節度使以胤助反追論治蜀無政軍儲不備民困饑僅南蠻陷嵩州蜀川大擾罷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子潭澤皆登進士潭官至禮部侍郎中和三年選士多至卿相子坦

蔣伸字大直父又世爲史官至伸始登進士歷佐使府大中二年入爲右補闕史館修撰轉駕部員外郎中知制誥出爲白敏中邠寧節度副使加右庶子入除中書舍人轉戶部侍郎九年拜翰林學士進承旨十年復改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宣宗雅信愛之每見必咨問天下得失伸三起三留口它日不復獨對卿矣伸尚不論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四月解判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卽位兼刑部尚書監修國史咸通二年出爲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

年用爲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致仕卒贈太尉

杜審權字殷衡宰相元頴從子父元絳終太子賓客審權登進

士復中拔萃授江西觀察判官入爲右拾遺轉左補闕大初中

歷司勳員外郎中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最久終不漏禁近語

遷中書舍人兵禮二部侍郎知貢舉選士多至達官出爲陝州

長史充都團練觀察使加檢校戶部尚書河中尹晉絳節度使

懿宗卽位名拜學士承旨俄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咸通元年進中書侍郎三年加門下侍郎右僕射四年罷相檢

校司空爲鎮海軍節度蘇杭常等州觀察使罷助亂與淮南令

狐約荆南崔鉉倚角討賊而浙西饋運不絕卒破徐戎名拜左

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俄進司徒封襄陽郡公復任河中數年又

改忠武軍爲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太師諡曰德爲人

清重寡言以長厚自居所歷中外視事有常非日入未始就內
坐必歛衽若對大賓時呼爲小杜公以別朴忠

畢誠字存之曾伯祖構曾祖相祖凌汾州長史父勾協律郎誠
蚤孤然蔬讀書刻苦自勵遂通經史工辭章端慤好古不妄交
人登太和進士書判拔萃進辟杜悰忠武淮南幕府表爲度支
巡官入相遷侍御史李德裕忌誠出爲慈州刺史德裕譴後還
爲駕部員外倉部郎中轉職方兼御史知雜期年名爲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宣宗以党項擾河西名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
羗狀甚悉帝悅謂頗牧在吾禁署卽拜刑部侍郎充邠寧節度
兼河西供軍安撫使到軍遣吏懷諭羗人皆向順復募士置屯
田歲收穀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修杞
頭七十烽寇不敢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名爲戶部尚書判

度支未幾轉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在位三年稱疾改兵部尚書兼平章事復鎮河中卒年六十二生平精於吏術不敢徇情棄法得祿奉養護宗屬無間終始人以是多之然爲令孤絢所忌自邠寧凡三徙思有以結之至太原求麗妹盛飾以獻絢不受太醫李玄伯轉貨以進宣宗大獲嬖幸寵冠後宮暴崩之禍成起于此

楊收字藏之同州馮翊人家世爲儒高祖煬虛登制科終朔州司馬曾祖幼烈寧州司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遺直德宗時上書闕下叅濼知錄事客死姑蘓生四子發假收嚴取春夏秋冬爲義皆以文學登第時稱修行楊家與靖恭諸楊比于華盛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氏親授以經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爲神童自幼貧甚與母約必登第方始食肉

蓋務博學彊記至聲律無不通嘗耕泮陽地得古鐘扣其音姑洗角也果有刻在兩鑿又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諧調猶籬薦附灌木時有安沈者稱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所加者收問能爲文王操乎沈卽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沈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族舞咸池以祀地祇太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太族次之然則祭天者闔鐘爲宮黃鐘爲角太族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兩鐘爲宮太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

西京諸儒。或曰鐘函鐘之說。故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泚泚。時年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尚未冠。該博已如此。既壯。身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疎眉日寡。言笑杜悰。表署淮南推官。馬植薦爲渭南尉。集賢校理。復爲棕劍南節度判官。蜀有縣直。嵩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稻稻。或勸棕計典屯田。棕將從之。收度地當蠻衝。本非中國。謂田可致兵。不可得。今較西南屯士往耕。則疑爲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不可乃止。棕卒。周鼎代鎮。表嚴掌書記。俄爲

觀察判官兄弟並在幕府未幾假又爲浙西判官嚴揚州從事
與收咸擢監察御史兄弟復同臺收又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
建言漢制太常以藏天子旂常今因車飾乃隸太僕非是未及
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欽府爲支使還拜侍御史夏侯孜
引判度支案遷長安令懿宗立以與中尉楊玄价厚實左右之
擢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自大中以
來南蠻火邑州掠交趾調人往戍死者十七收議募豫章士三
萬置鎮南軍以拒蠻又時食汎舟以餉南海旌功進左僕射封
晉陽縣男知政凡五年稍自夸侈門吏童客倚以爲姦玄价大
招四方賂遺數千誘收收不能從大悲之陰加毀短罷爲宜欵
觀察使韋保衡復劾前受江西節度嚴譔賄謝百萬及他隱盜
貶端州司馬復流驩州賜死因收流死又十一人後三年追雪

其幸復官爵子二皆進士鉅乾寧初以尚書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襲父爵從昭宗遷洛終散騎常侍鑄補集賢校理藍田尉至戶部尚書發字至之復中拔萃授校書郎湖南觀察判官入爲禮部員外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順憲二宗尊號議改造廟主署新謚發與盧摶議求古無文孰不可知禮者避之改太常少卿出爲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爲先遷福建觀察使有治劇才朝廷聞其能拜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操下剛嚴軍遂怨因起爲亂貶婺州刺史子乘亦登第有俊才尤能爲詩歷顯職假字仁之仕累司封郎中終常州刺史嚴字稟之咸通中累遷吏部員外轉郎中拜給事中工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改知政請外任浙東觀察使死時上書馬奉先祀詔許斥爲節州刺史徙吉王傅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子涉注

皆登進士。涉為人端重，謹守禮法。昭宗時，出吏部郎，至尚書。哀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受命與家人對泣曰：「世道方棘，吾要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唐亡事。梁改門下侍郎在位三年，以謙靖終于凝式，有文辭，善筆札，歷事五代，官至太子太保，卒。注爲翰林學士，至戶部侍郎。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貞元進士。連登制科，確開成進士，歷聘藩府，入朝爲侍御史，工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賜金紫，出權河南尹，事進兵部侍郎，咸通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監修國史，精于儒術，器識謹重，勳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爲威衛將軍，確執奏，太宗初定官品，擬謂房玄齡，朕設此官以待賢士，工商雜色，雖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文宗時，欲

授樂官尉遲璋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止伏乞以兩朝故
事別授可及以官帝不聽由是慙恩橫恣人無敢非之者及為
子娶婦受賜復不貲時神策中尉西門季玄亦剛愎見而語曰
汝以巧佞惑天子罪當族滅今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倍宗
卽位崔彥昭果奏籍之身死嶺長確累加右僕射判度支事在
位六年罷為司徒平章事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觀察等使以
扞隴助功就加太子太師卒弟汾亦進士累官尚書郎知制
誥拜中書舍人出為河南尹遷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
度觀察等使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弟兄並列將相之任世並
以廉儉貞苦多之與畢誠齊名

路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祖季登大曆進士累辟諸侯府升朝
為尚書郎遷左諫議大夫卒父萃字正夫與弟庠單皆登進士

羣連中書判拔萃累佐使府入朝爲監察御史穆宗初遣使西
北過猶宴軍士還加兵部郎中太和二年遷諫議大夫充侍講
文宗優遇之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卒生平精于經學又善屬
文性復仁孝父母歿終身不茹葷至行純潔歷踐臺閣循循謙
飭未嘗以勢位自矜所與交榮達如一故君子惜之二子嶽巖
相次登第嶽歷兩郡刺史給事中巖幼聰敏過人方鎮交辟久
之方就懿宗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戶
部侍郎咸通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
八年進左僕射時王政多僻天子荒闇巖與韋保衡同政勢動
天下專道路遺奢肆不法時卜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
可畏旣而權侂相爭巖遂罷政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蠶盜
邊後力加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關取丁壯子弟教擊

刺史補屯籍山是西山八國皆來朝以勞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在鎮委信親吏邊咸司馬郭等相倚爲姦妄賜與以結士心嚴
不爲制至德令陳蟠叟上書願破咸一家可贍軍二歲帝問咸
何人對曰嚴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會閔武都場
咸與壽議事以書相示輒焚之軍中恟恟驚爲有異圖遂問京
師坐徙荆南節度使道貶新州刺史賜死儋州捕咸等籍其家
嚴體貌偉麗美須髯至江陵兩夕皆自嘗審請羣臣有罪誅殛
剔取其喉以驗已乃自及

徐商字義聲一字秋卿五世祖有功祖宰父陶因客新鄭遂爲
縣人商幼隱中條山登進士授校書郎遷侍御史歷禮部員外
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大中時擢中書舍人尚書左丞宣宗
詔使巡邊稱旨并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渡

河自歸詔商綏定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入爲戶部
侍郎判部事尋檢校戶部尚書徙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柵探賊
就其中取材武者使捕盜賊別爲屯營隨所發迹捕輒得遂爲
精兵江西都將反章宙發兵卽命部將韓季友以其士往賊平
宙表留所部列爲綱紀咸通初入爲御史大夫轉刑部尚書充
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食邑五百戶四年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六年罷爲右僕射荆南節度使復任吏部尚書進太
子太保卒

劉瞻字幾之系出彭城徙桂陽登進士宏詞二科辟徐商鹽鐵
府遷太常博士劉琰執政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
出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爲人素鯁正懿宗以同昌公主薨捕太醫韓紹宗等送獄逮繫

宗族數百人贍因因爭以爲大過帝大怒即日罷爲荆南節度使韋保衡誣與醫通斥康州刺史連坐中丞孫琨諫議高湘比部郎中楊知至禮部魏營兵部員外張頰刑部崔頰融坐與交善皆貶嶺南路嚴復擠贍徙驩州司戶參軍天下寃之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不聽僖宗立連除康說二州刺史召爲刑部尚書復居相位三月卒行已終始廉約所得俸餘以濟親傳家不留儲居無第舍四方獻饋不許及門弟助字元德性亦仁孝與諸兄游食飲必取最下長能文隱喜黃老言年二十

卒

韋保衡字蘊川京兆人祖元貞父愨三世皆不進士愨字端士太和後累佐使府入朝踐歷臺閣大中四年拜禮部侍郎遷士頗得名人終武昌軍節度使保衡累遷起居郎兼右拾遺咸通

十年尚懿宗女同昌公主爲駙馬都尉尋復召授翰林學士轉
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學士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既浮淺復恃恩據
權益肆驕泰所悅卽擢所不悅擠之王鐸貢舉師蕭遘同門生
事之特謹賴鐸護持其事尚不得肆縉紳賴之無何皆見摺斥
楊收路巖中書同列不加禮接媒孽逐之自起居郎至是纔二
年階特進封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戶又兼集賢殿大學士
公主薨後恩禮漸薄僖宗立進司徒已而淮徐盜起素所怨者
發其陰事貶賀州刺史再貶澄邁令賜死 弟保又亦進士山
尚書郎知制誥名充翰林學士歷禮戶兵三侍郎學士承旨坐
貶賓州司戶所親戶部侍郎劉承雍涪州司馬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從子炎爲太常博士早逝鐸會昌初進

士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
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多取才質士世所稱挹拜御史中丞以
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由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諱練國紀智慮周密爲時推允迨拜司徒章保衡嫉之上疏祈
解出爲宣武節度使僖宗初名爲左僕射時河南盜起天下跂
望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知政乾符六年黃巢破江陵
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請自率
諸將卽拜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
公綏納流冗益募兵械張設武備有李晟諸孫係口善言兵中
實無才鐸信之舉以爲將使分兵守湖南俄而賊捨廣州一鼓
而北係未戰望風輒潰鐸退營襄陽以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僖宗幸蜀復加侍中同平章

事兼太子太保時駢內幸多難數假塞而鐸感慨激烈每入對必噫嗚流涕身自請行中和元年重拜檢校司從中書令諸道行營都統兼判延資庫戶部租庸等使表崔安潛爲副鄭昌圖表賈裴樞王搏等在幕府以周巽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爲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爲監軍率衛兵泊梁蜀師三萬壁整屋自興平洛潼至抵馬嵬使將薛勣董之由武功入斜谷以通盤屋列屯十四使將梁殊主之置闕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隴移檄天下號令嚴嚴士氣奮作故巢戰數感宦官田令孜欲使功出于己仍構鐸於帝罷爲義成節度使還屯所其功垂就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第一四年從義昌軍節度使鐸旣世貴出入裘馬鮮明過魏妾待且衆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適鐸所黜士卒山甫佐

寄樂禍言怨導從訓伏兵高雞泊劫罽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天下寃之弟錄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拒王仙芝自督勇士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錄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劉鄩字漢藩句容人父三復聰敏絕人以文章知名少孤丐粟養母李德裕高其行表爲觀察掌書記凡三領浙西及劔南淮南皆從累遷御史中丞入相擢諫議給事中拜刑部侍郎終弘文館學士鄩六七歲卽能屬辭德裕愛之使與其子共學從師後因被斥鄩無所依客江湖間每有制作者皆傳誦陝號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薦爲左拾遺充翰林學士轉工部郎中知制誥歷中書舍人學士承旨悲傷德裕抱誣貶死至懿宗立令狐絢去位申直其寃追復官爵世高其

義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度支復轉中書侍郎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有術
者語人紫微方災時相恐不免僖宗嗣位懇乞罷政遷左僕射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黃巢渡淮徙鎮鳳翔犯京師
從駕不及見殺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朱泚攻城率家人奴客以死
拒守仍獻家財勞軍德宗嘉之賊平渾城引在幕府累擢殿中
侍御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爲副使融病委以軍政大將宋剌
晏夜火其營將爲亂植列卒不動遲明自潰捕斬皆盡優詔嘉
慰終嶺南節度使父存約辟署興元李絳府方開宴值軍亂吏
報賊至絳麾右約使去對曰苟公德厚誼不當獨免卽勸左
右捍之遂同被害隱與兄隙以父死難躬耕養母廬于墓所不

應辟名閭門誦書雖姻宗富盛未嘗干之會昌中兄弟繼登進士隱歷州刺史遷累尚書郎給事中拜河南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咸通末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性仁孝友悌公退還家易衣侍母不敢以貴權自處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以安輿奉母臨觀宰相百官拜恩畢卽回班謁候起居縉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潛亦踵其禮僖宗初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宜下除太常卿廣明初復爲吏部尚書加左僕射居母喪卒除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拜禮部侍郎御史中丞終潼關防禦鎮國軍使隱三子復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逢字延吉以文行知名人稱其方直溫潤規裁自持。潤之玉界尺。昭宗拜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弟光裔出膳部郎中知制誥兄弟對

掌內外書命士論榮之後以世亂光逢歷御史中丞棄官居洛陽杜絕人事與宰相柳璨有舊復起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卽位起爲司空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卽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光胤累官駕部郎中仕梁歷顯位爲後唐宰

輔

蕭倣字思道大理司直悟子太和中登進士大中朝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屢封還詔勅帝納其諫時已賜嶺南節度使李璣符節不假命使急遣追還後以封敕脫誤當罰詔特原之又劾奏李琢暴沓不當起爲壽州團練使時推其直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時懿宗怠政喜佛引桑門入禁中數幸佛廬廣施予上書固諫臣聞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本朝長孫

皇后疾亟欲請度僧以資福尚然不許故諡明德視彼漢重神
仙梁崇佛法不作況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欲乞陛下力
求民瘼虔奉宗祧思謬賞與濫刑其殃立至俟勝殘而去殺得
福彌多疏奏帝雖昏縱猶嘉其言後歷禮工二部侍郎知貢舉
檢校工部尚書出爲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歲
壞堤防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帝嘉之就加刑部尚
書曾史部尚書銓序平允復改兵部再判度支咸通末以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中書門下二侍郎左右僕射至司空
封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素持鯁直大爲所忌罷
知政事爲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俄拜嶺南節度使操性公
廉絲毫貨賄不入私門雖疾病取梅和劑趣市買之遇亂不至
京師而卒年八十一子煥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解官待父

南海爲人退約少合綽有家風父救繕補殘書諫以京師萬里
書成必貯囊笥恐有慧苴之嫌乃止廣明初名爲諫議大夫知
制誥進中書舍人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賤估以濟
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匿捕得杖殺之內外畏
懼令孜拒黃巢復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會裴王竊據挈
族逃河朔節度王鐸禮之光化中召爲給事中不至卒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又福建觀察使坦登進
士辟沈傳師宣州觀察判官名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
史令狐紉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拜檢校工部尚
書江西觀察使歷華州刺史鎮海節度使乾符元年二月召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五月薨爲人性節儉子娶楊收女齊真多
飾金玉亟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稱其有清槩從子贊字敬

臣登進士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帝嘗疑其外風檢而暱惟傳逮問學士韓偓對以閨門雍睦合疏屬以居故賊獲衆因此致劾帝方釋然幸鳳翔以爲大明宮留守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崔彥昭字思文豈居清河起自儒素淹貫經術擢進士數辟帥鎮精於吏治所至課最勳有聲稱復多遺愛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轉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再進戶部侍郎歷河陽河東二鎮節度使時徐泗用兵北戎多寇沙陀諸部犯法不靜乃柔以恩惠來以兵威三年之間境內大治耆老叩闕請留從之僖宗立宰相薦以長於經濟名爲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與蕭倣同秉政當楊收路巖韋

保衡之後賴以協力矯革百職修舉雖察不至苛尅尋遷中書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其美又進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仍領度支進階右僕射辭疾授太子太傅分司卒爲人性至孝身爲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之

盧攜字子升其先范陽徙居于鄭祖損父求登寶曆進士終於鄭守攜擢第授集賢校理辟浙東觀察從事咸通中入爲右拾遺歷臺省外遷長安令鄭州刺史召拜諫議大夫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判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爲人姦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雍之甥雖同當國所處議論多相駁異王仙芝初起攜表善將宋威齊克讓會突爲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熾結益不制朝

議以王鐸鎮荆南爲諸道都統。搆不悅，因已素厚高駢，信其才略無雙，屬意令立功。故欲激怒黃巢，致鐸於敗，罷爲賓客分司。俄起授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爲門下侍郎，平章如故。駢鐸尖守，卽以駢代。凡爲鐸敗所任，關東諸將悉易置之。內倚田令孜而外倚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同列豆盧瑑又無材略，專務附會。由是獨專大政。後病風足塞，神智取塞。大政可否多決於親吏楊溫。李修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各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而賊已破潼關，席卷咸鎬而西。易若毛舉，明日罷司東都，至夜仰藥而死。巢入京師，斷棺槨尸於長安市，子晏亦爲柳璨所殺。

冊曰：大業已傾，梟鏡忽生假手于賊，以顯其明。

李蔚字茂休，隴西人。祖上公位司農卿。元和初爲陝虢觀察使。

父景素與蔚皆登進士蔚歷太原襄陽從事會昌末調選以書
判拔萃拜監察御史轉殿中監尚書員外郎知臺雜尋知制誥
轉郎中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禮部貢舉六年拜侍郎轉
尚書右丞懿宗姁惑浮屠日飯萬僧上疏切諫不聽優詔權答
尋拜京兆尹轉太常卿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尋授中書侍郎
與盧攜鄭畋同輔政後更襄汴二州刺史山南東道宣武軍節
度觀察等使加檢校右僕射淮南節度使乾符三年受代百姓
詣闕乞留一年從之復爲吏部尚書遷檢校司空東都留守邠
寧李胤鎮太原軍情不伏以蔚舊任軍民懷之改太原尹北都
留守到鎮暴卒三子渥洹澤渥及弟亦爲太原從事累拜中書
舍人禮部侍郎洹至福建觀察使弟綰從兄綸皆至刺史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曾祖擇從祖察皆登進士位刺史父

自立終緹氏令徽擢第年踰四十雅有材望授校書郎沈詢判
度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性冲澹遠勢利選尚公主懇辭
而免復從令孫紇掌宣武淮南書記名授右拾遺立朝侃侃書
疏內外闕政言無回忌公議歸之值商罷政守江陵復欲表徵
幕府而重於外轉默不忍言徽探知往請商大喜表授殿中侍
御史充節度判官中丞高澹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精于吏
職故事上下殿最以朱注考簿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爲姦徽始
請用墨遂絕欺弊遷司封郎中翰林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充學
士承旨廣明元年以戶部侍郎代盧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
日黃巢入關倍宗日夜而出追駕不及墮崖櫬聞賊執還京將
汙以官陽瘖不答以刃環脅卒不能動輿歸護視伺守者憚雜
于負販逃至河中聞走赴蜀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

使因與行營都監楊復恭謀赦沙陀罪令其赴難是夏李克用
 會請軍平京師徽功為多加右僕射光啓初更為諸道租庸供
 軍使時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丘莽復詔充大明宮留守兼
 修奉京畿安撫制置等使外調兵食內撫流亡踰年稍稍完聚
 與復殿寢裁制得宜上表請駕東還帝心嘉獎進檢校司空兼
 御史大夫權知京兆尹事會小民互與官勢爭侵宅地徽不為
 假一平以法由是豪右側目共譖罷之移疾居蒲僖宗還京授
 太子少師不任朝謁誣為怨望貶集州刺史未旬沙陀逼京師
 駕幸寶雞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封琅琊郡侯未及上道而嗣
 襄王熒作亂逼召赴闕迫書誓狀託為尅廢卒不肯署熒平帝
 至鳳翔固辭足痺祇授散職昭宗立朝見便殿進對詳洽顧宰
 相曰徽神氣尚彊可用復拜吏部尚書時銓選失序吏肆為姦

補調重復殆不可檢。徹爲手籍一以驗實。遂無姦滯。尋進右僕射。卒。贈司空。諡曰貞。王氏自天后。初訖大中時。登進士十八人。位臺省。牧守三十餘人。至徹始拜宰相。甫一日而京師亂。其設施無可道者。蓋已難矣。

問曰多事之秋。異材更少。因仍簡閒。無足爲道。